

閒話梁啓超

謝康

世事亦何常，成固欣然，敗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殺，我獨憐才！

楊度：輓梁啓超聯

傷心人別有懷抱

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九日，新會梁啓超（別號任公），因患腎病（小便出血）割掉了兩個腰子以後，死在北平協和醫院，迄今快要滿五十年了。當時北平和上海的知識分子包含任公的親友和學生在內，都爲他分別舉行規模還不算小的追悼會。但因中國國民黨於十七年剛統一全國，黨中的前輩要人，因不滿意任公早年對同盟會及國民黨唱反調的態度和言論，所以多不去參加這個追悼會。雖則後來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於三十一年對他也曾頒發過表揚令，但只說他對於思想啓蒙和學術上的貢獻，而對他於戊戌維新及民國四年至六年這兩個階段提倡新政及維護共和政體所作出的貢獻，則略而不提。政治上的恩怨，常常影響到人們的思想感情，使客觀的理性，蒙上一層陰影，而爲感情所支配，雖號稱賢者或正人君子，有時亦不能免。

在上段文字的前面，我引述了楊度（號哲子）追悼梁任公的一副輓聯，真可說是傷心人別有

懷抱。楊度係著名的文學天才，湘潭才子，在清末留學日本的時期，曾任中國留日學生會會長，他所發表的文章，頗爲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賞識。據說由於愛才的心理，國父曾屢邀楊哲子參加革命工作，而他老是不願意。結果，他於是介紹他底同鄉黃克強先生和 國父認識，孫黃二公從此合作，加強了革命的陣容。由於這種關係，兩公對他都不免有一點友誼存焉。哲子爲人自視甚高，雖才氣橫溢，而投機善變。同盟會中人和君主立憲派對他都有戒心。加以他的驕傲自大，很容易使人討厭，多不願與他合作。

在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清廷宣佈預備立憲以前，楊度已於一九〇七年回國，於是年十二月，曾請其老師王闈運（壬秋）領銜上奏請從速召開國會。這時候袁世凱正奉命主持立憲大計，乃致電湖南巡撫促哲子入都，任他爲候補四品京堂的官職。他於是利用機會，向北京要人陳說開國會的利益，並發起組織「憲政公會」，從事宣傳活動，走上了袁世凱的門路。辛亥武昌起義後，清廷派世凱爲總理大臣，與南方革命軍議和，哲子亦隨唐紹儀南下參預其事，袁當選正式大總統後，哲子任國史館副館長並護理館長，於四年八月發起組織「籌安會」，爲「洪憲六君子」的領

袖，極力鼓吹君憲救國。而梁任公則堅決反對，粉粹了帝制的陰謀，喪失敗氣憤而死，哲子則被判犯內亂罪。不久，又蒙赦免。其後復暗中勾結李大釗爲共黨作秘密活動。其人格之卑劣善變若此。任公卒後二年哲子也死於上海，這副輓聯，可適用於任公，亦可爲作者的自輓語。但其氣骨則不及任公遠甚。

人才難得而易失

任公的門人由清華研究院留學巴黎的如王力（了一）、邵循正、王靜如等都是我的朋友，其中王了一兄是著名的語音學家及翻譯家，博白人，和我是大同鄉，我們交往較多。當他和我在巴黎大學莎朋學院裏談及任公逝世的噩耗時，心中非常悲痛，眼淚奪眶而出，大有「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之感！任公於民國九年歐遊返國出版一部「心影錄」後，就不再過問政治，而愛談文化問題及歷史研究。先後講學於北京高師及清華南開各大學。十四年至十七年，專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從游者頗多，而著述益勤。同時兼辦改造雜誌並由他的侄兒梁廷燦，將他底文稿合編爲「飲水室全集」，很爲當時人所重視。任公逝世後，某書局出版他的飲水室合集，共四十冊，林

志鈞編，較全集更為完備。他的體格本來是相當壯健的，但平日不甚注意生活規律，飲酒、抽煙、與之所至常與朋友澈夜長談，或通宵伏案寫稿，一連工作數十小時，不眠不休，深深相信自己身

體很好，可以活到一百歲。又以為「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加以冒險犯難，曾經長期度流亡生活，政治環境上又多不如意的刺激。因此，從民國十三年起，體力已漸不如前了。

但他仍不願放棄工作，安心休養。除在清華大學任教外，十四年兼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十五年又兼任司法儲才館館長；終於積勞成疾，損其天年，使許多人有人才難得而易失之嘆！假使他能夠活到八十左右。

那麼，他對我國學術文化上的貢獻，其實與量必然更多更好，那是可以斷言的。俗語說：「天妬奇才。」又說：「庸庸多厚福」老子也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些話令人悲觀，但事實如此。你看從古以來，天才英傑之士，不多是有才無命的嗎？！古語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其實不僅「紅顏薄命」，才子和佳人的遭遇，又有幾個能够像庸人的厚福呢？！

即以梁任公和他所熟識的朋友而論，所得的年壽：戊戌六君子譚嗣同等，除楊深秀外都不滿四十歲；（其中最年少的林旭，只有二十四歲）。黃

遵憲（公度），五十八；趙秉鈞，五十；唐才常，三十四；黃興（克強），四十四；湯化龍，四十五；范源濂，五十三；王國維，五十一；吳祿貞，三十三；林長民，五十；徐樹錚，四十六；蔡鏗（松坡），三十五；唐繼堯，四十五；蘇玄瑛（曼殊），三十五；丁文江，五十；袁克文，四十二；劉師培（申叔），三十六，而任公本人，所得的十足年齡，也不滿五十六歲；國父中山先生不滿五十九足歲。古稱六十歲為下壽，七十為中壽，八十為上壽，任公與黃克強先生同年生，而比較他多活了十二年，似乎已經是幸運的了。但照六十為下壽這個標準看來，上述這些才俊之士，都沒有得到下壽的年齡呢。

梁啓勳記梁任公

任公的胞弟梁啓勳，比他小三歲，字仲策，曾任青島大學中文系教授，寫他大哥的生平，照錄如下：

「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年十六，入學海堂為正科生。十九，入萬木草堂（按從游於康有為。）甲午以後，加入國事運動。年二十四，創時務報於上海。翌年多，主講長沙時務學堂。年二十六，值戊戌政變，走日本。又二年，自檀香山赴唐才常漢口之役，抵滬而事敗，避地澳洲，旋適日本。四十歲歸國，參與民國新政。洪憲及復辟兩役，奔走反抗甚力。歐戰起，主張我加入協約國。年四十六，漫遊歐洲，翌年東歸，萃精力於講學著述。卒於民國十八年己巳，溯生於同治十



民國二年春梁啓超（第四排一人中立者）和詩人學者名流在故都北平修禊萬生園留影，第二排右起第三人為大詩人易實甫（順鼎）。

二年癸酉，得年五十六。」

此記甚簡，可概括任公的生平，但不及其詩文與其對學術上之貢獻，也不能說是一篇傳記文學，連小傳也說不上；但啓勳另有任公年譜的補充材料，可供參考。近數十年來，寫梁啓超生平事蹟及其學術思想的人不少。例如丁文江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毛以亨的「梁啓超和美國人 J. R. Levenson 的「梁啓超與現代中國精神」(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材料都相當豐富。此外散篇論文或專書中的一章一節，以任公作為主題的就更多了。認真說來；他實在是滿清末年中國開始轉變時期思想界的怪傑，文學革新的先驅，政治及社會改革運動的倡導者，一個啓蒙時代的號角或播音筒。他是政論家，是散文家，教育家，是自由思想家，是文學評論家和寫傳記的專家，是新聞記者和政黨領袖，也是一個博學而多產的作家。他底生命雖只有五十多年，但一生活動的過程，却是多采多姿的。直到最後的八九年，才由絢爛而漸歸於平淡。在學術及思想上，許多和他同時代的或比較他晚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受他的影響，包括李端棻、丁文江、胡適、徐志摩、張君勱、左舜生、曾琦、熊希齡、范源濂、唐才常、蔡鍔、林圭、蔣方震、林長民、王了一、毛以亨，這些響亮的名字在內。

在清末民初這個時期，領導中國政治思想的，除革命派的孫中山先生外，梁任公實際上與革命派唱對台戲的君主立憲派領袖人物。而最令人注意的是：他們兩位先後出生於珠江三角洲

的海邊，相離不遠的鄰縣——香山和新會；而兩人的年齡，相差也不過幾歲，時代背景是完全相同的，家庭環境也相差不多。但是在青少年時代，他們所受的教育却完全不同。任公是從科舉出身，和乾隆時的大詩人袁枚(子才)一樣，十二歲就中了秀才，十七歲中舉人，名列第八，很早就登科成名，並且因為考舉人時所作的文章，為主考官禮部侍郎李端棻所賞識，佩服他的天才，於是拜託副主考官王任堪做媒人，把妹妹李蕙仙許嫁給他。蕙仙是京兆尹李朝儀的幼女。端棻以名翰林官至二品，貴州人。由於文章知己的緣故，既中了舉人，又因此獲得佳婦，任公此時，以大登科而兼「小登科」，真是受寵若驚了。任公以過人的聰明，六歲時讀完四書和詩經；十一歲以前已能背誦幾百篇古文和好幾部經史，八歲時，已能寫上千字的文章，在鄉里有神童之稱。十六歲入學海堂，更厚植其國學根底。其後遂以文章稱雄。所辦的報紙雜誌亦很成功。特別是「新民叢報」銷流最廣，他的文字，因此被稱為「新

民體」。中山先生年少時，即以「洪秀全第二」自命對舊學也有相當根底，但所受的主要教育，是西方科學中的醫學。在檀香山教會學校及香港西醫書院畢業時，均以成績特別優異著稱；對西方政教，亦時時注意考察研究，故能融貫中西，在革命思想及事業上鼓動風潮，領導羣倫，創立中華民國，為歷史上罕見的偉人，其成就遠超於梁任公之上。但以中國國學中的詞章考據而論，任公的造詣則為中山所不及。至於談到書法(毛筆字

)，他們二位，都有相當功力，為後人所寶愛。(任公的詩稿手蹟，極為其師康有為所讚賞。)

尊師重道始終不變

任公於十九歲時，入康有為的學塾；萬木草堂受業，康年長於任公十五歲，這時任公早已中舉，而康還不過是一名窮秀才，以舉人而拜秀才為師，也是千古未有的奇聞趣事。(一說有為此時已中舉人，待考。)任公在所著的「清代學術概論」裏，敘述這段故事說：

「啓超年十三，與其友陳千秋同學於學海堂：越三年而康有為以布衣上書被放歸，舉國目為怪。千秋，啓超好奇，相將謁之，一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共請康開館講學，則所謂萬木草堂是也。……」

萬木草堂，就是南海康有為老師所教的「大館」，於光緒十七年設立於廣州西關的長興里，著「長興里學記」作為草堂的學規。十八年，移講堂於廣州城內衛邊街的鄭公祠。以陳千秋任學長，十九年再遷至府學宮的仰高祠，距離考舉人的貢院不遠，是歲以啓超及千秋充學長。(據康有為自編年譜所述)有為目空一切，自號「長素」綽號「康聖人」，他以為自己比孔仲尼這個素王還勝一籌。但後來他還是崇拜孔子，主張以孔教為國教。

任公所著「三十自述」及「清代學術概論」所記，亦與「康南海年譜」所說大略相同。這時期南海所講的，是中國幾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上政治的沿革和制度的得失，並引據當時從譯本

西書所知的東西各國政治情形，作為比較，而加以評論，任公和諸同學則每日節記他所講的大義，自謂一生學問，頗得力於此數年。

康有為是晚清今文學派大師，著「新學偽經考」一書，任公會為他的老師從事校勘的工作。



民國五年討袁護國之役梁啓超（左）任兩廣都司令部參謀主任與都司令岑春煊合影。

所謂「新學」即王莽時代的經學，被認為古文經學的經書如古文尚書、周禮、逸禮、左傳，及詩經的毛氏傳序等，都是劉歆所偽造，而由政府列於學官的。自秦始皇焚書後，儒家經典上今古文學派之爭，是中國傳統學術上一大公案，我們在這裏，不能判定誰是誰非。但從漢學的正統看來，古文經書，畢竟是歷代政府和多數經學家所公認的。但據梁任公說：這部「偽經考」的書一出來，清學正統派（按即清代的漢學家，一稱樸學或考據訓詁校勘之學）的立腳點，就「根本動搖，此實思想家一大颶風，使一切古書，皆須從新檢查和估價」。又說「此書大體皆精當，其可議處乃在小節目。」又謂「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其為人純任主觀……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所以不能立健實之基礎者以此，讀『新學偽經考』而可見也。此書出版一年，即遭清廷之忌，燬其板，傳習頗稀」云。（以上所引俱見「清代學術概論」）

任公一方面承認新學偽經考這部書「大體皆精當」，一方面却不滿意其師康南海的純任主觀和武斷，不合科學的態度。他又自述「自三十歲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孔子改制。」對於康氏提倡以儒教為國教，而以孔子為教主，並於祭天時以孔子配天的這種主張，亦屢屢加以駁斥。從這裏可看出康梁兩師徒之由合而分，和任公本人前後主張的並不一致。

康氏為人非常固執，入民國後，仍眷懷清室，堅持君主立憲，民國六年七月張勳擁護溥儀復辟之役，實由他所主動。任公則遊說段祺瑞，在馬廠起兵擊敗了張勳的部隊，使得復辟這幕滑稽劇，僅演上十天，便匆匆收場。康南海憤怒之餘，作詩罵任公，比之為食父的梟獍，語極刻毒，任公亦不與他計較。十六年，康氏卒於青島，任公仍以對老師之禮往弔喪，並作輓聯，以誌哀悼。他們倆在政治上分道揚鑣，但任公尊師重道的精神，始終沒有改變。

梁啓超胡適的異同

胡適之先生是曾受梁任公思想影響的當代中國最著名的學人；有許多人認為他們倆是同一類型的人物。因為都是同致力於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的健將，這是一種籠統的說法。其實他們倆相同的點，不及相異之點為多。例如（一）胡氏為職業性的教育家，而梁氏則為業餘式的教育家，胡以教授為專業，梁則在對政治活動厭倦以後於晚年始從事講學擔任教授。（二）胡是西洋留學生，梁則在東洋遊學，居留日本很久。（三）兩人雖同是政論家，但胡僅一度出任外交工作，而梁則在戊戌維新，已參預朝政；入民國後又兩任部長及其他政府機關要職，並為政黨領袖及兩度冒險犯難，成功地維護民國共和政體。（四）胡氏傾向全盤西化論，以為科學萬能；梁氏則受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的「西方之沉淪」一書的影響，以為西方文化不足以救世界，科學亦非萬能，因此，他仍寶愛東方文化傳統，而在政治思想則傾向民主社會主義，與張君勱之主張略同。（五）在文學上的見解和造詣，二人亦各有不同。任公富於中國傳統

胡適之先生是曾受梁任公思想影響的當代中國最著名的學人；有許多人認為他們倆是同一類型的人物。因為都是同致力於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的健將，這是一種籠統的說法。其實他們倆相同的點，不及相異之點為多。例如（一）胡氏為職業性的教育家，而梁氏則為業餘式的教育家，胡以教授為專業，梁則在對政治活動厭倦以後於晚年始從事講學擔任教授。（二）胡是西洋留學生，梁則在東洋遊學，居留日本很久。（三）兩人雖同是政論家，但胡僅一度出任外交工作，而梁則在戊戌維新，已參預朝政；入民國後又兩任部長及其他政府機關要職，並為政黨領袖及兩度冒險犯難，成功地維護民國共和政體。（四）胡氏傾向全盤西化論，以為科學萬能；梁氏則受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的「西方之沉淪」一書的影響，以為西方文化不足以救世界，科學亦非萬能，因此，他仍寶愛東方文化傳統，而在政治思想則傾向民主社會主義，與張君勱之主張略同。（五）在文學上的見解和造詣，二人亦各有不同。任公富於中國傳統

書生氣習，舊文學根柢深厚，亦為名詩人；適之則洋氣十足，能寫新舊詩，但很少成功之作，並醜詆舊文學為妖孽，為謬種；罵得它一文不值。

(六)他們倆人的婚姻，都非由戀愛的結合，胡氏一夫一妻，白頭偕老；梁氏則有一妻一妾，而夫人先卒（其妾王氏，本李夫人侍女。）又任公在戊

戌政變後至檀香山為保皇黨籌款時，曾與華僑女子何蕙珍開戀愛。此人為任公同鄉梁秋水夫人的表妹，因任公有婦，不能重婚，但何小姐終因此不嫁別人。任公有詩紀其事可以為證。原詩二十四首，茲錄二首如下：

人去住兩無期，啼鴉年華每自疑，多少壯懷都未了，又添遺恨到蛾眉。

眼中既已無男子，獨有青睞到小生，如此深恩安可負，當筵我幾欲卿卿。

名士風流，任公似亦不負。

(七)梁氏辦報紙、辦雜誌，胡氏亦創辦刊物及報紙。前者的影響力較大，特別是「新民叢報」；而胡氏的白話文運動，則比較報紙派的新文體（即新民叢報體）成功為多。(八)在政治上梁氏與國民黨對抗，胡氏則與國民黨領袖合作，並就任駐美大使、中央研究院院長及國民大會代表。(九)梁氏反對溥儀復辟，胡氏則曾謁見宣統皇帝，倆人對清室的態度，截然不同。但胡的基本觀念，仍是反對帝制，擁護民主共和的。(十)梁氏痛惜戊戌維新的失敗，使中國不能行君主立憲；胡氏則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他以為由於戊戌維新，乃有辛亥革命的成功，永遠剷除帝制。（見藏暉室簡記十三，論戊戌維新失敗，於中國不為無利。

總之，胡梁兩位名人，個性和所受教育及所遭遇的政治環境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故見解頗多差異，但是至少有兩點共同的認識，第一點、是民國四五年反對袁世凱的帝制自為，第二點認定蘇俄是侵略的帝國主義者，祇是在時間上稍有先後之不同罷了。

筆鋒常帶着感情

任公的文章，筆鋒常帶着感情，讀起來很過癮，也往往令人感動。就拿反對袁皇帝這件事來說罷，他實在是幕後的導演人物。他為這件事籌劃及策動雲南起義，冒着危險，奔走西南各省，曾兩次到廣西，運動陸榮廷獨立，使出兵廣東，脅迫龍濟光支持反袁的立場。他又親到廣州說服龍氏，使他就範，然後讓桂軍出湖南，作滇軍聲援，以解蔡錕在川南瀘州之圍。這雖是六十餘前的往事，但我還記得這時我在柳州讀舊制中學，還差一學期就要畢業了，看到報紙登載十二月二十五雲南起義反抗洪憲帝制的消息，心中十分高興；不久以後，到了第二年春季開學的時候，廣西已於三月十五宣佈獨立，響應雲南起義。接着陸老帥（廣西人稱陸榮廷為「老帥」）陪同梁任公由南寧到柳州，在柳州城東門外的粵東會館開歡迎大會，學校命令同學們列隊參加。因此，我有機會瞻仰任公的豐采，至於他在歡迎會上說的什麼話，現在已不復記憶了。他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民國四年所公開發表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和離天津以前的「上袁大總統書」，尤其是後一篇是書札禮，等於向袁世凱攤牌絕交，

而筆尖所含的情感仍特別豐富，措詞很委婉曲折，溫柔敦厚，有垂涕泣而道之忱，使我非常愛讀。至今猶能背誦出來，但因篇幅所限，不能全錄，茲就記憶所及摘錄其大部份原文於左：

「……啓超所欲言者，事等於憂天，而義存於補闕，誠恐不蒙諒察，或重愆尤，是以吮筆再三，欲陳輒止。會以省親南下，遠睽國門，瞻對之期，不能預計。緬懷平生知遇之感，重以方來世變之憂，公義私情，兩難恕默，故敢卒貢其狂愚，惟大總統垂鑒焉。」

「國體問題，已成騎虎，啓超良不欲更為諫阻，益蹈愆嫌……所最痛心者，我大總統四年來為國盡瘁之本懷，將永無以自白於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墜落，而國本即自此動搖。傳不云乎，「與國人交，止於信。」信立於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結於民，其難猶登天也。盟誓數四，口血未乾，一旦而所行盡反其所言，後此將何以號令天下？！民將曰：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率其趨利之心，何所不至，而吾儕更何所托命者？！」

「夫我大總統本無利天下之心，啓超或能信之；然何由以盡喻諸聽聽之小民？大總統高拱深宮，所接見者，惟左右近習將順意旨之人，方且飾為全國一致擁戴之言，相與邀功取寵，而豈知事實乃適相反。山陬海澨，閩閩市廛之民，皆曰皇皇焉若大難之即發於旦夕。夫使僅恃威而可祚國也，則秦始隋煬之胤，宜與天無極；若威力之外，仍須恃人

心以相維繫者，則我大總統今日豈可不毅然自省，瞿然自持也哉！

「……昔人有言，凡舉事毋為親者所痛，而為仇者所快。今也水旱頻仍，殃災沓至，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澄，盜賊未息，刑罰失中，稅繁斂重，祈寒暑雨，民怨沸騰。內則敵黨蓄力待時，外則強鄰狡焉思啓。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為衆矢之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長萑苻之志？」

「啓超誠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過去舊奸雄之結局；願我大總統之榮譽與中國以俱長，不願我中國之歷數，隨大總統而同斬。是用椎心泣血，進此最後之忠言。明知未必有當高深，然心所危，而不以聞，則其負大總統也滋甚。見知見罪，惟所命之！」在啓超

芹曝之獻，未忍遏其微忱！在大總統藥石之投，應不厭於常御；伏惟采納，何幸如之！去闕日遠，趨覲無期，臨書愴惻，淚與墨俱。……」

除上面所錄的五段，將近七百字外，所略去的兩段，計二百餘字，佔全文約四分之一，但無傷於此函所欲表達的主旨。原函並不分段，我把它分段寫，係為讀者閱讀方便起見。又凡有「大總統」字樣，原函一律抬頭，否則不合信函格式，為省篇幅，抄錄時一律不抬頭；又開頭及信尾通用的客套話及署名，我都給它省掉了。原函雖係文言，但並不怎樣深奧，不需要加註釋，讀者如果覺得有疑難，稍一檢查字典辭書，即可以完全了解。謹案此信係梁任公得意之作，寫得非常高明，其技巧已臻爐火純青之境，意思純正，說理明白，竭其忠誠，維護民國，也愛護朋友，而措語極溫和婉轉，並具有說服力。雖是應用文，

却兼具有美術文的價值；若純用白話文寫作，那非用上三四倍以上的字數不可了，而且未必能有這麼美妙呢。這封信是反洪憲帝制時護國運動的一篇重要文獻，代表任公這一時期的政治思想和愛國精神。我們中國原是一個特別注重文學詞章的國家，俗語說：「筆尖兒橫掃千人軍」，秀才遇着兵，雖然有理講不清，但筆桿子有時是可能擊敗槍桿子的！我們沒有理由輕視心戰和文字宣傳的力量！「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古書所云：「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這種承先啓後傳遞學術文化發聲振聵的工作，大部份是要靠文字的力量。孔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巨人其如予何！」孔夫子有這種自信，韓愈也有這種自信，（文以載道），梁啓超更有這種自信！他的這枝大筆雄於十萬兵，奸雄喪世凱其奈他何哉！（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
之十五

衆家老問黃金榮

黃浦江奇案錄

章君毅著 第一、二冊出版
合售台幣捌拾元

上海租界時代，華洋雜處，被稱為冒險家的天堂。尤其清末以迄國民革命軍光復上海前更是波譎詭秘，在此一時期黃浦灘上的傳奇人物，黃金榮的一生，多姿多采，頃由名傳記作家章君毅先生遍訪黃氏親人，友輩徒衆，編撰「衆家老問黃金榮」，以黃金榮所偵辦的離奇案件為中心，撰寫這一位滬上第一聞人的生平事跡，是罕見的傳奇，更是為人處世、立業致富的南針。茲應讀者要求，結集出版，第一，二冊合售台幣捌拾元，請速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